

花园系列

【第一辑】

落网鲜妻

丁苓◎著

主编 / 兰月

对你温暖的胸怀上了瘾
真想永远依偎不离开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落网鲜妻/丁苓著. —长春:吉林摄影出版社, 2002. 11

(花园. 第1辑/兰月主编)

ISBN 7-80606-600-4

I. 落… II. 丁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85295 号

花 园(第1辑)

主 编:兰 月

作 者:丁 苓

责任编辑:王笠君

出版发行:吉林摄影出版社

社 址: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

联系电话:0431—5638387

邮政编码:130021

印 刷:长春市金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787×960 1/32

印 张:225

字 数:4000 千字

版 次:2002 年 11 月第一版

200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1—5000 册

书 号:ISBN 7-80606-600-4/1·34

定 价:250.00 元(全 50 册)

【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】

落网鲜妻

丁苓 著



哇哩咧！

好心救了躺在步道旁的他，
不谢谢她就算很没礼貌了，
还吃定她，频频找她麻烦，
钮扣掉了，要她缝，肚子饿了，叫她准备，
男人的欲望，也要找她解决，
OK，好人做到底就再帮他最后一次，
可，他也太难伺候了吧！
拜托，
她是爱心十足、善心满满的小天使耶……



1

都是你的错，轻易爱上我，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，都是你的错，你对人的宠，是一种诱惑……

哼着张宇的《月亮惹的祸》，青黛悠哉优哉地骑着脚踏车，一路从便利商店哼回名宅大厦。

都是你的错，在你的眼中，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，都是你的错，你的痴情梦，像一个魔咒……被你爱过还能为谁蠢动……

呵呵呵，逃出鸟笼的感觉真好！此刻她像只得到自由的鸟儿，快乐得不得了！

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，那样的月色太美你太温柔，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……

咦？石椅前是不是瘫一个人？哼着歌，她继续往前走。

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，偏偏似糖如蜜说来最动人，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……

好像是耶！她没眼花看错，真的是一个人，一个颓废的男人。

怎样的情生意动，会让两个人拿一生当承诺……

怪哉！有椅子不坐，他偏坐在地上，头壳没坏吧？

“喂，先生，偷渡客喔？”拎着纸袋，她打趣地走到他



面前，俏皮的眨眨眼，“会不会唱国歌？唱一、两句来听听。”

背倚石椅陷入昏睡的男人，听到荒腔走板、五音不全的吵人声音来到面前，他微清醒地抬头斜睨她一眼。

“你的脸好红喔。”喝醉酒了吗？

她皱了下眉头，无法想象会在住处前遇到一个醉倒在步道旁的男人，哦，不，应该说是烂醉如泥的醉鬼才对。

男人脑袋晕沉沉的，不理睬耳旁叽哩呱啦的嘈杂声，又陷入昏睡中。

“喂。”没有危机意识，她弯下腰，伸出食指戳了戳他肩膀。

男人被唤醒，不悦地瞪着她，表情像睡眠不足硬被人给吵醒似的恼怒。

“你是不是也住在这？”她比了比前方那栋十五层楼高的豪华大厦。

眯眼怒视着她，男人似有若无地点了下头，瞪她的目光凶狠到会让人退避三舍，不敢靠近他。

不过，遇到不按传统思考模式走的青黛，这招恐吓失效了。

“有没有搞错啊！我担心你感冒好心叫醒你，你不感激我就算了，还摆张臭脸给我看！”哎！好心没好报，鸡婆还被人嫌！这年头好人真做不得！

她没掉头走人，反倒嘀咕的更靠近他。

“喂，你不能在这里睡。”算他好运，小姐她今天心情好，不与他一般见识，“要睡回你的住处再睡，你若继续在这睡的话，我保证你一定会生病。”

怪了，她和他非亲非故，干嘛理他死活！嫌吃饱撑着没事做吗？

《落网鲜妻》



喔，答对了！她就是太无聊了，才会有美国时间关心陌生人。

“喂。”见他又睡着了，她不死心的又戳了下他肩膀。

天杀的女人！到底让不让他睡觉？男人抬起头就狠狠地瞪了她一眼。

青黛没有被他的不友善吓跑，反倒笑咪咪地蹲了下来。

“你喝了几瓶烈酒？”脸红成这样子，八成整晚都在灌酒应酬。

他有喝酒吗？这麻烦的女人到底从哪跑出来的？唠唠叨叨地在咋呼什么劲，吵死人了！

“喂。”真没礼貌！人家在和他说话，他不鸟的头一垂，又打起盹来，太差劲了！

“滚开！”男人被她吵烦了，厌恶地用力推她一把，企图将一直在耳旁叽叽咕咕不停的她赶离。

没料到他会动粗，青黛愣愣地跌坐在地上，呆呆地望着他好一会儿，才慢慢地回过神跳起来拍拍脏掉的裤子。

“你这个酒品差劲的家伙！”她指着鼻子大骂，“看在同住一栋大楼的份上，我好心叫醒你，你不跟我道谢就算了，还恩将仇报！你……你这个忘恩负义的醉鬼！我懒得理你了！你醉死算了！”

发完飙，她气呼呼地转身走人，走没两步，她停了下来，挣扎了五秒，她咬牙切齿地掉头往回走。

老实说，她很想学现今的社会人，各人自扫门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冷漠态度，身一转、头一偏、眼一斜，假装没看到的走人，可惜……唉，她做不到。

“喂，快下雨了，你不会真的打算睡在这吧？”她趑回



他面前。

看在他是醉鬼的份上，她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决定宽宏大量的原谅他一次。

男人非常不爽地瞪着她。困得要死，却被她吵得不能睡，他很恼怒。

呵，有精神瞪人，表示他还有体力。

“你有没有力气站起来？不行的话，我去找守卫帮忙。”飘毛毛雨了，再待下去，等一下铁定淋得像落汤鸡。

“你扶我。”男人的声音很低沉，甚至粗哑得有些不对劲。

“我扶你？”她讶异地瞪着他大叫，“你有没有说错啊？叫我扶你？你的块头那么大，我扶得动才有鬼！”

她才不想找死哩！要是不小心被他压倒，不死也剩半条命了。

斜睨她一眼，男人扶着沉重的脑袋，稍稍恢复清醒地一手撑着石椅，借力使力摇摇晃晃站起来。

见他前俯后仰得厉害，怕被他站不稳的来个泰山压顶，青黛眼明脚快的马上往后跳。

俗话说得好，不怕一万只怕万一，还是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好。

“你——”男人为之气结，被她避如蛇蝎的举动给气得怒极攻心，一阵天旋地转，他头重脚轻地往石椅滑坐下去。

“喂，你还好吧？”青黛微歪着小脑袋打量他，发现他双唇发白、眼神恍惚，双颊有着不正常的红晕。

“不好！”头昏死了，喉咙痛死了，全身虚脱得快噁屁了，一股悒郁的闷气又梗在胸口发不出，他不好到了极点。



“你没事吧？”他人怪怪的，不像是喝酒醉，青黛困惑地走向前。

雨势愈来愈大了，男人的脾气也愈来愈坏了，不晓得是不是气昏的缘故，他居然像个任性的小男孩，赌气地坐在那瞪着她，一副她不过去扶他，就要在那坐到天亮。

青黛差点爆笑出声。

“拜托！你几岁了？还学小孩耍赖？你羞不羞啊？”她都替他感到丢脸。

“我不管！”男人固执地看着她，“我要你扶我！”

翻了个大白眼，青黛不知道男人喝醉酒会这么不讲理，他真的醉到脑筋不正常了，以为用这种方式威胁她，她就会屈服吗？

赖皮鬼一个！败给他了。

“好啦！好啦！”再陪他淋雨耗下去，他感冒就有伴了。

她这个有慈悲心肠的好好人，今天就好人做到底。

“好还不过来？”脚灌铅啊？几步路还需要走那么久？

“我这不就过去了吗？”白了他一眼，她发现不只他一个人脑筋有问题，连她都变傻了，没受不了地转身走人，还反常的接受他的威胁。

她也跟着“爬带”了吗？

“我只要你扶我！”捕捉到她的视线来回游移在他和大厦之间，男人倏地眯起眼，蛮横不讲理的先声夺人，“我不要其他的人！”

“我要叫守卫来。”管他要不要，反正她打算叫人来帮忙。

男人不妥协地瞪着她。



“我一个人扶不动你。”她试着和醉鬼讲理，“你晓不晓得你长得很高大壮硕？不找人帮忙，我这么娇小柔弱会被你压垮的。”

男人不屈服的继续瞪她。

“不然我扶左边，守卫扶右边，好不好？”她搬出哄小孩的招术，搭配柔和的笑容，轻声细语地劝说着。

男人没得商量地瞪着她。

这也不要，那也不要，耐性被磨光的青黛，火气渐渐冒了出来，就僵持在那与他大眼瞪小眼，谁也不让步。

没见过比他更坚持的人！这个顽固的男人，执拗得简直像头牛！

“我不管你了！你爱待在那淋雨就待在那淋雨，爱睡在那就睡在那，你的死活和我完全无关！”她理他去死，火大地扭头就走。

一秒钟过去了……没反应……两秒钟……没动静……三秒钟……还不求她？

青黛恼极了，忍不住停了下来，忿忿地转过身瞪着他，瞪着瞪着，她再也控制不住气愤地冲到他面前。

“你就这么赌定我一定会回头？”该死的男人，就吃定她有副菩萨心肠，狠不下心弃他于不顾，她怎么这么没用。

他赢了！男人咧嘴憨笑，郁闷的心情一下子消失无踪。

咬牙切齿地盯着他嘴角那一抹仿佛嘲笑她窝囊的得意笑容，青黛的情绪瞬间恶劣到极点，和他刚好形成强烈的对比。

“扶我。”他伸出手臂，示意她蹲下身。

凶巴巴地白了他一眼，青黛才冒着被压垮的风险微弯下腰，让他的右手臂搭上她的肩头，再使力撑起他魁



梧的身躯。

“喂，你还不是普通的重耶！”她快被压扁了，“先生，能不能麻烦你不要把重量一直往我这边放？你真的重死了！”

没被压死的话，明早她一定去庙寺烧香拜拜，感谢佛祖的保佑。

唠叨的女人！男人懒得回嘴，瞪了她小头颅一眼以表心中的不满。扶他还扶得这么心不甘情不愿的，她干脆让他待在那自生自灭好了。

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两人相依相偎走进来，门口两名守卫惊愕得像被铅球砸中似的，无法置信的傻眼了。

“A 栋、B 栋、C 栋，哪一栋？”青黛没注意守卫的讶异眼光，吃力地空出一手拿着磁卡刷开中庭的大门。

“C 栋。”男人的眼眯成一直线。

青黛扶着他走进电梯。

“几楼？”电梯开启又关闭，她一手环住他的腰，一手停在数字键上。

“十五楼。”他住顶楼 A 座。

“啥？”她微愕地抬起螭首，“你住十五楼？”这么吃惊？莫非她住十五楼 B 座？男人虚弱的表情闪过一抹领悟，终于知道那两名守卫为何如此讶异。

“你什么时候搬进来的？”她有邻居了？她怎么一点也不知情？还这么巧，竟然是他这个醉鬼！

“今早。”搬进来的头一天就熟识对面邻居？还进展的这么快？莫怪两名守卫会想歪了。

当！电梯在十五楼停住，缓慢地往两旁滑开。

“喂，你会不会觉得热热的？”青黛香汗淋漓地扶着他走出电梯，总觉得他体温高得离谱。

“不会。”男人头又开始沉重起来，“我只觉得有点



冷。

“冷？”青黛嗤哼一声，“你有病啊！我热得直冒汗，你却喊冷？你醉糊涂了是不是？”

“很冷。”困意席卷而来，男人抵挡不住地挨着她睡着了。

“喂。”撑着他站在大门前，青黛动手摇醒他，“先别睡，把钥匙给我。”

“在裤子……口袋里……”男人有气无力的声音愈来愈模糊不清。

啊？在裤袋里？青黛瞪圆双眼。

“你拿出来给我。”这家伙，敢睡着给她试试看。

“你拿。”他懒得动。

“我拿？”她拔尖声音，“你干脆一棒敲晕我算了！”

不，干脆她自己撞墙陪他昏倒好了，那么贴近令人想入非非的大腿私密处，她哪有胆敢拿。

“嗯……你拿。”男人敷衍了声，下意识的更往温暖的她靠了过去。

“啊喔！”身上的力量突然变重，青黛差点撑不住的趴到地上去。

随着她站不稳的身子晃了两下，沉睡不到两秒钟的男人再度被摇醒，很不高兴的臭着一张俊脸，报复的更把重量往她身上压去。

“你这个醉鬼！你给我差不多一点！”察觉他在无理取闹，青黛生气了，“不拿钥匙就不拿，要什么少爷脾气！想压死我是不是？”

真的是自找苦吃，早知道他这么麻烦，她就睁眼当瞎子，袖手旁观。

“哼。”不满的从鼻孔喷出热气后，男人眼一闭，下巴顶着她的小头颅继续找周公下棋去。



“喂！你别太过分啊！叫你不要整个人压在我身上，你是不是……”发现不对劲，青黛倏地住口，竖耳仔细聆听那沉重有规律的呼吸声。

他又睡着了！

惊愕地睁大眼，她不敢相信短短数秒内，他功夫了得的再度不知熟睡到几重天去！而这不打紧，令她发狂的是，他竟瘫在她身上睡觉！

天！他重死了！

救——命——啊！她快被压垮了！

“喂……”她气若游丝企图想唤醒他。

“别吵。”男人困死了，不愿醒来。

“喂……”呼，好喘，好难过，她快不能呼吸了。

不行了！不行了！她支撑不住了，她再也受不了！

顾不得他的死活，她甩掉他搭放在肩上的手臂，用力推开趴在身上的他。

“砰！”男人往后倒去，脑袋撞上墙壁，发出一声不小的重响。

呃？背贴铝门，张大嘴拼命吸着气的青黛，吓了一跳，有些傻眼的呆住。

她……嗯……好像推得太大力了一点。

摸着后脑勺，男人被撞醒了，搞不清楚状况地眨了眨眼，随即变脸地坐起身，忿恨难消地瞪向心狠毒辣的凶手。

完了，他生气了，面对自己闯下的祸，青黛心虚的干笑两声。

“嗯……呃……你……”她怯怯地开口，“有没有怎么样？”

怕被他跳起来掐死，她不敢靠近他，只敢站在原地伸头探脑地想看他的伤势严不严重。



男人不吭声，拿一双带几分虚弱的凌厉眼眸，控诉她恶行的强烈指责着。

罪恶感油然而生，动手推人在先，害人受伤在后，自知理亏的青黛怀着歉意走向前。

“那个……对……对不起啦！谁教你一直把重量压在我身上，我受不了才会动手推你一把的。”她哪知道他是泰山的体格、阿婆的身躯，那么不禁推。

虎落平阳被犬欺，龙困浅滩遭虾戏。

被人捧在手掌心呵护长大的男人，从来没受过这样的委屈，即使七岁那一年，顽皮的泼了奶奶一脸油漆，奶奶连数落都不忍数落他半句，还有十五岁那一年，好奇的偷开爷爷的古董车，不小心冲向山壁把车撞烂了，爷爷一样不忍说重话苛责他半句。

就只有眼前这个女人！敢凶巴巴地摆脸色给他看，嘲讽地对他大小声，恶劣地将他推倒！

想着想着，满肚子的委屈让他不禁红了眼眶。

喝！她的眼睛出了问题吗？青黛吃惊地眨了下眼，再眨了下眼，突然间，她不敢相信的怔住了。

她没有看错！他真的红了眼！

不——会——吧？

他不会哭给她看吧？这么大的一个人，落泪能看吗？未免太破坏他帅哥的形象吧！

“喂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别这样行不行？”真怕他会哭出来，她两眼大睁，紧张地望着他，“好啦！我跟你道歉、赔不是，你就大人有大量原谅我这一次，可不可以？”

没料到他会来这一招，她有些手足无措的慌了。

拜托，他可千万别当着她的面哭了出来，不然……不然……她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

“哼！”弓腿背靠墙壁，男人揉着肿痛的后脑勺，不发



一言的怒视她。

“很痛吗？”她提心吊胆地站到他面前，瞧他脸色还是那么难看，她心中的愧疚又加深了几分。

“废话！不痛的话，你让我推推看！”男人双眼冒火，恶声恶气地凶她，阴霾的表情恐怖得令人想拔腿就跑。

让他推推看？她才不要哩！又不是头壳坏掉，被他轻轻一推还得了，铁定去苏州卖鸭蛋。

“喂，别生气了啦！”冒着被推的风险，她胆战心惊地蹲了下来，讨好的拉了拉他衣角，“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啦！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对不起啦！”

“哼！”气愤地睨了她一眼，男人不领情地偏过脸，举动完全像个被宠坏的任性小孩。

又来了！受不了的翻了个白眼，青黛捺住性子移到他面前。

“真的很痛吗？我看看。”拉下他的手，她改蹲以跪地倾身探向他脑后，“好像肿起来了，怎么办？”

她太狠了，竟然让帅哥后脑肿了个包，实在不应该，青黛意思意思的在心中数落几句自己的不是，以减轻愧疚。

淡淡的馨香味窜入心肺，男人盯着她姣美的脸蛋瞧。

“怎么办？”扯动嘴角，他阴森森的冷笑了声，邪恶的表情明白的显示他打算以牙还牙、以眼还眼。

青黛顿时睁大了眼，后知后觉的发现自己错把老虎当病猫了。她敢对天发誓，眼前这个男人绝对不好惹！他不是她招惹得起的人物！

“不然……”她防备地盯着他，考虑是要抽身逃跑，躲回屋里去当鸵鸟，永远不踏出房子半步，还是一口气从安全梯冲下楼去找守卫寻求保护。



正在犹豫不决时，洞悉她念头的男人立刻用双脚圈住她，将她困死在他怀中。

咦？他什么时候酒醒脑袋变灵光，恢复正常了？青黛有些困惑、有些讶异、有些害怕的迎上他诡谲的双眸，莫名的，她浑身起了鸡皮疙瘩。

算了，算了，逃不了，那就……听天由命好了。

“不然……”她漾出一抹甜美的笑容，“这样好了，我帮你揉一揉，揉一揉就不会痛了。”

男人沉默的看着极欲讨好的她，恍惚的眼神异常的炯亮。

没反对？那表示答应了？跪直身，青黛壮大胆地伸出小手，无比轻柔地按揉着他肿起来的后脑。

“这样有没有好一点？”怕弄疼他，再惹他不悦，她十分专注地揉着肿包。

神经比恐龙还粗的她，没察觉男人炙人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她认真的小脸上，未曾移开过半秒。

“还很痛吗？”手酸死了，她偷偷地垂放下来休息，瞅着他谈不上高兴的臭脸，很小心翼翼地问道。

男人不知道哪条筋又凸槌了，死瞪着她看，看得她一头雾水，全身怪异的东蠕西动起来。

“喂，你干嘛一直盯着我瞧，我脸上是不是有脏东西？”她怀疑的左摸摸、西碰碰自己的脸颊，“没有呀！我的脸很干净啊！奇怪，你……”

忍不住了，男人突然伸出手，又掐又捏的抚摸她细致柔嫩的面颊，十分讶异她的肌肤如此自然光滑，完全看不到任何的毛细孔，还以为扑上厚厚一层粉。

青黛僵住，呆愕地望着他，惊吓到她的不是他的抚摸，而是他手掌的高温。

反射性的摸向他额头，手心的热度让她震了一下。



天啊！她搞错了，他不是喝醉酒，他是在发高烧！难怪他会喊冷。

她真是有够迟钝！早在扶他时，没闻到任何酒味，觉得他体温异常偏高，就应该知道他是在发高烧，而不是喝醉酒的缘故。

“起来！”从他怀抱中挣扎起身，她一把拉起他，“快起来！你在发高烧！我送你去医院。”

医院两个字窜进耳里，男人又露出雷公脸。

“不要！”要他去医院，他情愿昏死在这里。“为什么不要？你在发高烧，一定要去医院！”青黛坚持，像有耐心的慈母，循循善诱的想哄他乖乖听话。

“我说不要！”男人誓死不从。

从没遇过这么难缠的男人，青黛快失去耐性了。

“不要去要有原因，你不想去，可以，你必须告诉我原因。”她就不相信他有说服她的理由。

“医院的味道很难闻！”尤其是消毒药水，臭得要命，他才不去。

借口！依她看，八成是怕打针。可以想象，一个大块头的男人，左躲右闪被针筒吓得脸色白、四处逃窜的画面，说有多滑稽就有多滑稽。

忍不住的，她嘴角微微地往上扬。

“站好，别乱动。”不再不好意思，青黛伸手进他裤袋里找寻钥匙，“叫你别乱动了，你还动。”

像虫似的动来动过去的，她找到天亮也找不到。

“我不去医院。”男人不肯合作的让无法平衡的身体摇摇晃晃的。

这家伙！又在使性子了！

“不去就不去。”她安抚地和他交换条件，“但是你要站好，不要再乱动。”



“好。”目的达到了，男人听话地斜倚着她站好身，乖乖合作地让她翻找钥匙。

钥匙在哪里？到底在哪里？左边裤袋找完换右边，终于……啊哈！找到了！

欢呼了声，青黛十万火急地缩手把钥匙掏出来。

“咦？你的脸红红的……”男人直立起上半身，站不稳的扶着墙壁，好奇地盯着她染上红晕的脸颊瞧，“不骗你，真的很红。”

闻言，青黛手抖了下，钥匙险些掉到地上去。

“哪有！”她否认，“你……你烧糊涂了！你眼花看错了！”

恼羞成怒地横他一眼，她打开门，几乎是用拖的把他拉进去。

“是吗？”她明明脸红得像粒熟透的苹果，他哪有看错，男人怀疑的再凑近仔细研究着，滚烫的俊脸几乎贴上她温热地面颊。

“你别靠我这么近！”她轻斥的推开他的脸，“你的房间在哪？”

“那里。”男人留恋地抬起脸，步伐不稳的改拉她走，“就是这间！”

凭着感觉，一进房他立刻摸黑走向柔软舒适的大床，二话不说的成大字型躺下。

打开电灯，青黛一见他穿着湿衣服睡觉，眉头马上皱起。

“起来。”她推了推他，“把衣服脱掉再睡。”“不要吵……”好舒服，头一沾到枕头，昏昏欲睡的男人根本不理她。

“喂。”脱掉他的鞋子，她爬上床摇他，摇了足足两分钟，男人终于被她锲而不舍给摇醒了。